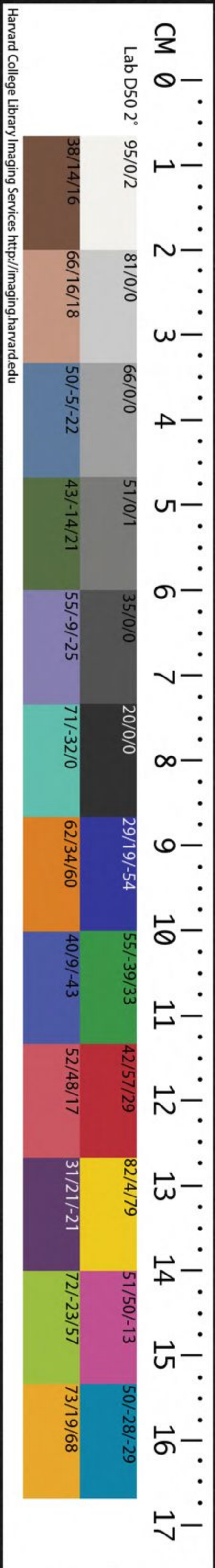


T937/424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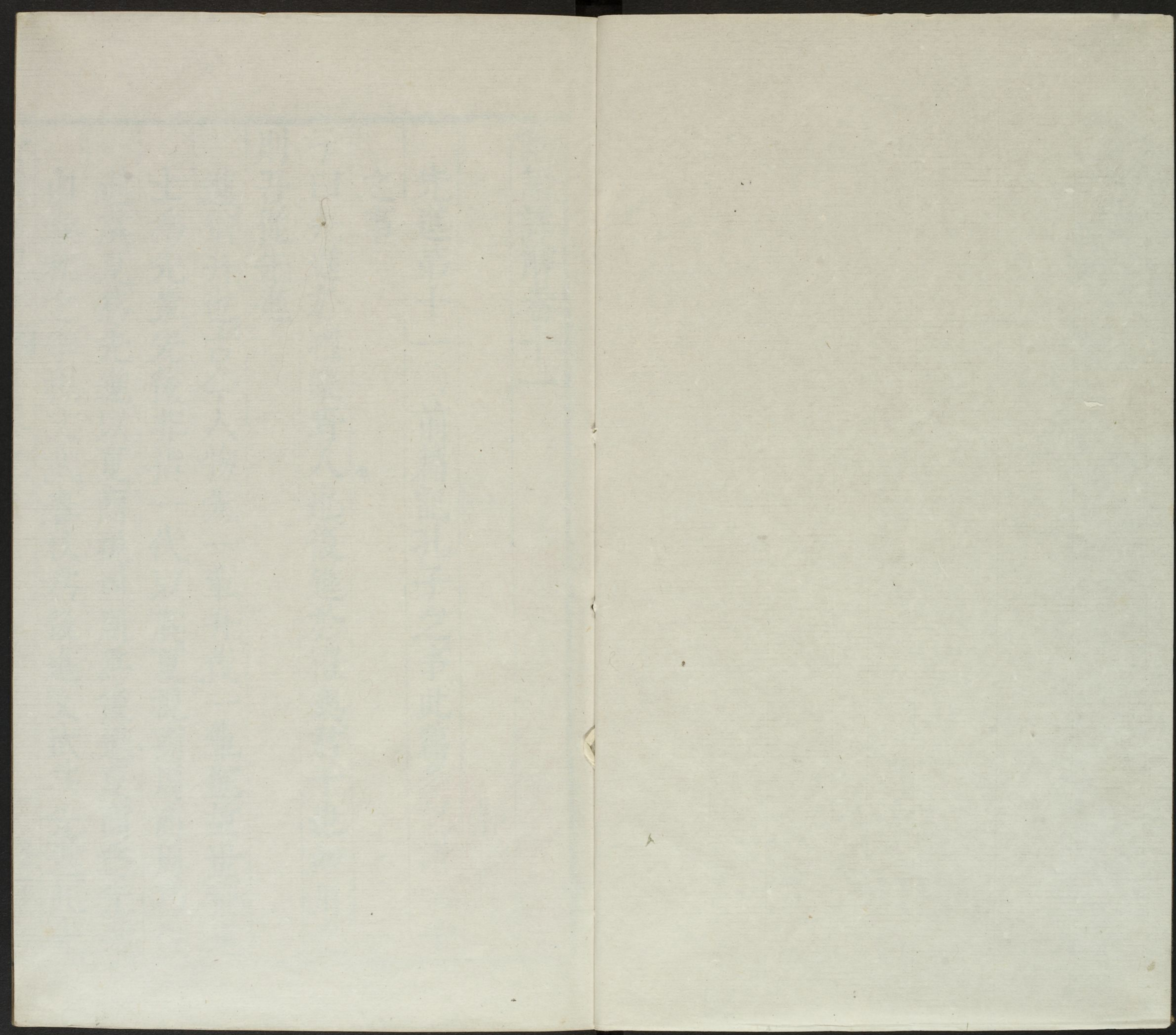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4 1957

7









論語詳解卷十一



郝敬



先進第十一○前篇記孔子之事。此篇多記諸弟子之事。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進。猶升也。古今人物。先一輩升。後一輩進。故世稱進士為先輩。先後非指一代。以虞夏視商周。商周為後進。虞夏為先進。以夏商視周。周為後進。夏商為先進。由春秋之季視文武。春秋為後進。文武為先進。凡先



者始之。後者終之。始常任質。終乃多文。天運人事大抵然也。野人山林草莽之氣。君子學士縉紳之風。凡習尚浮靡。變自朝廷國都。其山林草莽朴實之意。常不變也。聖人尊昭代為當世。君相回護。故稱後進為君子。稱先進為野人。有思文武惜夏商。反本崇儉之志。故曰吾從先進。而語意緼藉圓融可思。朱註以先進四句為俗語。非也。用之隨所用也。禮樂不可斯須去身。非獨為世用也。

子曰。從去聲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

子夏

按史。夫子厄于陳蔡間。魯哀公四年也。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則年已六十有八矣。思從行諸賢。在反魯後。諸賢生死升沈。散之四方。故感而發歎。蓋夫子志存經世。而遭世昏亂。仕魯不終。過宋伐樹之衛不用。適楚逢患。四科之徒。未嘗離起居。闕弦誦。不以師道窮。而曰妨己之進。不以身之私。而越去終日。溫溫孜孜。提攜負荷。從其行止。如手足羽翼然。固聖德孚化。聯屬之。亦諸賢蘭臭斷金。足以仰對之也。當時在陳。非止十人。如曾子。子張。子羔。原思。公西華輩。皆不在。



記者據從行中最著者。分爲四科。一以見夫子之歎。非私情。一以見聖門多才。道不行。未終窮也。德行者。涵養純粹。真知允蹈。所謂默而成之。躬行君子者也。言語者。議論辨博。應對詳明。所謂使于四方。能專對者也。政事者。識見明通。材猷練達。可使從政者也。外見曰文。積中曰學。博物洽聞。多學而識之者也。四科雖不無品第。而意不主優劣。惟以見聖人處困。而英才濟濟。雖憂患何傷。昔周室多才。亦不過十人。生逢明主。拓八百之基。夫子尼山布衣。尋常行處。左右十哲。而竟厄于道路。饑餓不免。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

也。貴賤時也。范祖禹云。夫子之門人。顏淵伯牛。可爲輔相。仲弓可爲諸侯。宰我子貢。可使四方。冉有可治兵賦。子路可爲將帥。子游子夏。可立制度。而厄于陳蔡。天也。信哉。

陳國詳第五篇。○蔡國。姬姓。侯爵。始封文王第五子叔度。監殷以叛。廢。其子胡。賢而成王。復封之。是爲蔡仲。今河南汝寧府上蔡縣西南十里。故蔡城。後滅于楚。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悅  
教本助人。人有問難。則教者發揮愈新。助人還以自



助。凡問生于思。慎思審問。是爲善學。故聖人每以好問望諸子。於能問者曰。助我。恐其以不達爲恥。以疑爲諱也。於心悅者曰。非助我。恐人以悅爲能。強效之不問也。此章上一句似爲問者周旋。下一句嘉予顏子。悅謂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也。如篇中兩大問。一問爲仁。告以克復。一問爲邦。告以因革。一日克復。天下歸仁。大是希奇語。顏子一聞。直請其目。四代禮樂。損益止數事。大是闊畧語。顏子一聞。不復再謫。他日惟服夫子循循善誘。若在諸子。豈無疑難。道體變動。學者胸中未免凝滯。轉相辯駁。則聖心感觸。愈覺森發。

顏子通融。聞一知十。無所不悅。聖心亦寂然不動。無復有所發揮矣。又何助之有。然曾子稱顏子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夫悟道。旣如此。其神而望道。又如彼。其虛惟明。故虛惟虛。故明。胸中虛靈洞達。外貌終日如愚。孟子稱舜無異於深山野人。聞善若決江河。便是此景象。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傳稱閔子騫早喪母。其父繼娶。生二子。天寒繼母以蘆花衣子騫。父覺。欲出其妻。子騫泣云。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遂止。母竟感化爲慈母。故閔子之父。



母昆弟無間言難也。在恒情。父母兄弟親而外人疏。內言私而外言公。在閔子騫。外有公論而父母昆弟或未免間言。至于父母昆弟感格而內外交孚矣。孝哉閔子騫。卽述外人稱之之言。有異同曰間。外人稱其孝。父母兄弟亦稱其孝。是不間也。昆同也。同父曰昆。古者昏姻異姓皆稱兄弟。儀禮云。親兄弟曰昆弟。小功以下曰兄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大雅抑之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于此詩再三反復。復者往來胸臆間所謂

拳拳服膺。于言語之際兢兢。非徒誦之而已。此其人敦厚周慎。視履元吉。是能保身宜家者。故妻之以兄之子。

恒情放言。謂不行但言何妨。不知言便是行。故戲言出于思也。惟口興戎。惟口取羞。此其顯者。夫氣為神輔。口為心竅。不塞其竅。不持其輔。則心神散越。易云。吉人之辭寡。故訥言有五美。可操心。可養氣。可制行。可寡尤。可成謀。多言反是。故聖人于慎言。諄諄爾。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問與哀公同對有詳畧者告臣與告君異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顏路顏淵之父棺外叢木障土曰椁顏子死家貧有棺無椁故其父請夫子之車賣以買椁也才不才就一人較以父視之同爲子不才不才異也夫子爲大夫而貧與回等葬子亦無椁使其車可賣卽宜賣以葬鯉苟吝於人之子也其亦吝于己之子乎祗緣家貧厚葬爲不可耳況賣車則徒行矣大夫乘軒徒

行非禮也夫子嘗爲魯司寇從後謙辭猶言備員也王制云命服命車不粥于市粥車非禮也粥車葬父母猶可粥車葬子與葬門人不可或疑賻舊館人之喪可解驂顏子葬賻車不可乎曰賻人之葬禮也家貧求賻厚葬非禮也君子安貧至死不二生貧而死求富與生無臣而死爲有臣行詐欺天等也聖人自待待子待門人禮同也禮所貴厚葬惟君與親親葬亦稱家竭力而葬子可知矣死者所須一抔之土七尺之木一襲之衣此外皆浮文虛費葬者藏也斂手足形骨肉歸于土皆得爲藏夫子自謂不得大葬亦



不至死於道路得所而已得所即為厚生而簞食瓢  
 飲死而有棺無槨行子之言顏路愛回與夫子愛鯉  
 不同厚乎說者疑有棺無槨墨道也夫墨道所以得  
 罪于君子為其親喪無服非為有棺無槨也儻墨子  
 不為宋大夫家貧其子與門人死而薄葬君子豈非  
 之後世以墨道為薄以破產厚葬為儒行總之不達  
 于禮耳

顏路顏淵父名无繇少孔子六歲家世為魯大夫孔  
 子始教于闕里而顏路始受學焉娶齊姜氏女生回  
 少孔子三十歲家語云回年二十九髮白三十二而

卒○鯉夫子子字伯魚夫子年十九娶宋开堅官氏  
 女一歲生伯魚適魯昭公賜之鯉夫子榮君賜因以  
 名既長哀公以幣召稱疾不往年五十卒○按夫子  
 年十九生伯魚伯魚年五十卒則卒時夫子年已七  
 十顏子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卒則卒時夫子年  
 六十有二伯魚宜尚在今言鯉死先回則是回年不  
 止三十二家語謬也夫子厄於陳蔡年已六十有三  
 顏子尚從行其後夫子使子貢至楚楚昭王欲以書  
 社地封夫子令尹子西阻之云王之輔相有如顏回  
 者乎則是回尚未死也故司馬遷作弟子列傳第云



回蚤卒。不定何年。闕疑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噫。聞訃驚歎聲。喪亡也。顏子才德幾入聖域。用行舍

藏。與夫子同道。進則相與。與唐虞三代之業。退則相

與。成開來繼往之功。顏子死。夫子之望。孤聖人以道

為嗣。以學為命。顏子死。聖學絕。故曰天喪予。

按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亡曰喪。

斷曰。祝。天生聖人。即生文武之才。為輔道。以仁為命。

脈。以勇為羽翼。仁者死。命脈亡。勇者死。羽翼斷。觀篇

中。夫子與顏淵語。道德精微。真聖人之腹心也。觀子

路與夫子語。慷慨壯烈。真聖人之干城也。皆先夫子

死。故夫子哭之同。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

為去聲慟而誰為去聲。

慟。哀甚也。子慟矣者。慰之使節也。有慟乎者。所謂不

識不知也。為夫人慟者。所謂順帝之則也。當慟而慟。

慟。不為過。聖人無意必。固我此亦可會。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

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門人。夫子門人。顏子之友也。君子素位而行。生死不



二顏子生樂貧死厚葬不如曾子易簣之為安夫子所以傷之父子之云咎顏路也視予猶父如有役則趨有難則赴之類不得視猶子言彼父為主不得如葬鯉得宜也我非不言二三子不聽又以責門人也或曰子與門人無以異乎曰繼體則有異傳道則不異聖人以道為嗣喪子絕繼喪道亦絕繼故曰天喪予若泛然者自與子異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鬼歸也神伸也鬼神猶言屈伸也死漸也如水釋漸

然也子路問事鬼神遺人事也事人謂事君事親事長之類問死輕生也未知生生有知也焉知死死無知也人心良能曰能能忠君能孝親則能享上帝祀祖考格百神人心良知曰知生而視聽言動虛靈惺惺則死而寃升鬼降空明寂寂蓋人心即鬼神鬼神即無形之人人即有形之鬼神理本無二也生死總由大虛生從虛來死還虛去道可反觀也勇者不畏人而畏鬼神勇者不重生而重死此皆不用其心於其所當用而用其心於所不必用即不知為知不能闕如之病夫子言事人以止其事鬼之念言知生以



斷其知死之惑。士惟忠敬孝慈。無忝人倫。何必馳心於荒蕩。所謂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也。惟務正心脩身。不負此生。何必探索于幽冥。所謂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也。或謂教之事人。以事鬼。教之知生。以知死。非聖人之意。

鬼神是大虛之靈。百物之精。精靈之至者。惟人人爲鬼神之會。人道盡而天地弗能違。則鬼神效其靈矣。世俗禱賽神祇。必恭敬止。家有二尊。神祇之至者。而或不能善事。子疾病。子路請禱。而乃行詐以欺天。王孫賈招權市寵。獲罪于天。而教人以媚竈。五霸不行。

仁義而歆血。詛盟。季氏無父。無君。而旅於泰山。滅孫辰。不仁不智。而美室藏龜。佛氏毀形滅倫。六親爲寃。天地爲假。而妄言福果。凡此之類。皆未能事人而求事鬼者也。真知通乎晝夜。齊乎生死。生而清通無礙。死亦清通無礙。卽便知生知死。若但向解處求知。知卽成迷。生死隔礙。祇爲識情障蔽。道書云。若有厭生死心。有超生死心。名爲妖。不名爲道。故知者無知。而無不知。人身塊然。血肉含聰。明靈爽比死。血肉如故。而靈爽安之。故生則知爲窠臼。死則知還虛空。虛空化人如海水入瓶。人還虛空如瓶水歸海。大虛光明。



如聚火人在大虛如列炬分合聚散遂成生死大虛本無生死形氣自為聚散氣聚則生氣散則死形在則生形毀則死神凝則生神離則死清明則生昏憤則死脩身立命則生履危行險則死往來存亡一反觀而可知易云原始反終此之謂也今人終日醉夢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而云脩因證果成佛生天皆所謂不知生而知死者也聖教以立人厚生為本二氏專言鬼言死趨向死則世道滅趨向鬼則人事荒是以聖人不語也或問二氏言死後有知如何曰生未知所從來死焉知所從去原始反終歸于虛無

虛無何知何不知之有昔向子平謂已知貴不如賤富不如貧但不知死何如生顏子屢空知生知死也子路死難知死不知生也顏路請車門人厚葬不知生又不知死也即記者相承之意

閔子侍側閭閭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三子侍側非必默坐其言語氣象各自不同而皆有相樂之意閔子言語中倫氣象和易曰閭閭如子路言語直遂氣象勇往曰行行如冉有子貢言語辯博氣象鼓舞曰侃侃如閔子高尚不仕敦行孝友中和



之士也。聞聞可知。子路聞善必行。聞過則喜。果行之士也。行行可知。冉有多藝。子貢通達。適時利用之士也。侃侃可知。三者不同。而皆師弟朋友志同道合。樂意相關。聞聞侃侃。樂也。行行亦樂也。聞聞侃侃。賢也。行行亦賢也。聞聞侃侃。本夫子處僚友氣象。二子各得其似。行行亦勇者悅樂之容。舊註訓剛強。以子路為劣。非也。剛強是勇者本色。行行是勇者之聞聞侃侃。猶北鄙殺伐。是勇者之樂音。未可單作剛強解。有偕樂之情。而少退讓之意云耳。解者因并侃侃亦訓剛直。尤非矣。詳鄉黨篇。子樂不言如者。祇為若由也。

一點憂心。不成聞聞侃侃。末句緊接樂字。羣賢濟濟。聖心亦樂。恰似念由也。不得其死然者。而憂喜併集。惟有此樂。故不忘此憂。聖心隱事。被記者一齊探出。蓋士君子立德貴剛。所以克己。容貌辭氣戒剛。不可以涉世。故曰。色思溫。貌思恭。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堯舜溫恭。夫子溫良。有道之容。粹然盎然。況師友羣居。而未揜其暴厲之習。儻臨事拂意。必至賈勇輕生。念此。故樂不解憂。老氏云。剛強者死之徒。此不待聖人知。惟羣居聚樂。而默識他日憂患。所以為先覺也。若于勇者過當。處理會。誰不知之。如以行行但作



言言言解 卷十一  
剛強解。豈有師友羣居相樂。子路一人獨悻悻怒色者。如此則夫子何樂。且何待夫子。乃知不得其死也。不得其死。猶言不得死所。孔悝之難。可以無死。君子雖不苟生。尤不苟死。故曰守死善道。不得其道而死。死尤可惜。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君子之中庸也。或云子樂之樂當作曰。非也。若由也。句。夫子心口自語。非對三子言也。

魯哀公二年。衛靈公卒。衛輒立。晉人納亡世子蒯瞶于戚。哀公五年。衛孔悝爲政。其母孔姬。蒯瞶之姊也。其父孔圉蚤死。孔姬通于其豎。渾良夫。蒯瞶因之。請於孔姬。脅悝與盟。劫以登臺。時子路子羔俱仕爲孔氏宰。子羔聞亂出。子路排門入。蒯瞶使人以戈擊之。斷纓。子路結纓曰。君子死。不免冠。遂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衛人殺子路。醢之。孔子聞之。令左右覆醢。曰。吾何忍食此。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去聲

長府。府名。藏貨財之室也。爲改作也。仍。因也。貫者。久習之名。爾雅云。貫。事也。初魯昭公與邠昭伯謀伐季氏。公居長府。事不克。公奔晉。薨于乾侯。今改作者。季



氏恨其爲昭公發難之地。以爲不祥。議變置也。與作  
煬宮。溝墓道意同。託言祭藏壞。重新之。而閔子若爲  
不知也者。微言諷之。長府不過藏貨耳。其舊質可仍。  
非頽敗不蔽風雨。非慢藏誨盜賊也。欲改作之。必自  
有說。如之何。何必者。究詰之辭。而從容簡當。不激不  
隨。可使聞者屈服。應者結舌。所以謂之不言。言必有  
中也。不言者。不苟言也。中者。中事理。中小人之肺肝  
也。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  
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君子無故不去琴瑟。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音。夫  
子病之。然非徒爲瑟耳。凡音由心生。心不和平。則形  
於言貌。有率爾不讓。行行野嗟之習。見於行事。有父  
兄不稟命。浮海喜從之偏。病源一也。所以砭之。由之  
瑟。謂由自己之瑟也。何乃作于丘之門外之之辭。道  
不同之意也。門人。夫子門人。子路之友。疑夫子屏子  
路于門牆之外。故輕之。堂室。因門而言。自門升堂。自  
堂入室。室。喻精微。堂。喻高明也。聖人以中和禮樂爲  
教。而子路學未變其習。無從容縝密之思。然其英偉  
特達。亦非儕俗可比。如聞善必行。緼袍不恥。車馬輕



裘共敝。見南子公山不悅。其卓越亦可知。故曰升堂矣。如以正名為迂。讀書非學。食衛輒之粟。死孔悝之難。皆緣義理未精。涵養未深。故曰未入于室也。聖意重升堂。以解奚為丘門之譏。客至升堂多。入室少也。○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又曰。粗厲猛起之音。作而民剛毅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故夫子言由之瑟者。言由之心也。古人鼓瑟則歌。瑟既如此。歌亦可知。以殺伐為瑟。猶上章以行行為樂也。○家語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子

聞之。謂冉有曰。爾奚不謂由。先王之制音也。中聲以為節。流入于南。不歸于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舜造南風之聲。興也。勃焉紂為北鄙之聲。亡也。忽焉由無意乎先王之制。而有北鄙之聲。豈能保其七尺之軀哉。冉有以告子路。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子曰。由能改過矣。○按聲音與心氣符。此理易喻。夫子借鼓瑟戒子路。暴厲非獨為聲音耳。至書傳稱夫子學琴。見文王。曾子聞夫子鼓琴。疑貪狼師曠。歌南風。知楚敗。鍾子期聽伯牙鼓琴。知山水。蔡邕聞鄰人琴聲。知殺心之類。多好異者。緣飾而術家競奇。定謂



聲音知禍福。伶倫死後世無知音。專以聲律度數求樂。遂謂樂經亡過也。○世本云庖義氏始作瑟。瑟者潔也。精潔其心淳一於行也。白虎通云瑟者閉也。所以懲忿窒慾。正人之德也。大者長七八尺。或五十絃。或四十五絃。後世瑟或二十五絃。或十九絃。○古者宮室負陰抱陽。前堂後室。天子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堂爲陽。左右通達。以兩楹中爲尊室。主陰由堂入。以西爲尊。堂淺室深。堂直室曲。室戶當東南隅爲窻。進東北隅爲宦。夷過西北隅爲屋漏。轉西南隅爲奧。奧深處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聖人之教。不過人倫日用尋常言語躬行之間。行不著。習不察。則爲不及。舍此求高遠隱怪。則爲過。二者以常情論。過爲優。不及爲劣。以道論。其失均也。子貢問師商本意不足。在商及聞夫子過不及之說。益信師爲愈矣。愈猶勝也。夫子折之。謂兩病一般。子張能斂其堂堂之習。子夏能恢其近小之見。皆可進道。不然。則皆與道違。子張氣象揮霍。如問楚子文。齊陳文子忠清。問達。問行。學干祿。曾子謂其難與爲仁。其過



可知。子夏氣象局謹。如教門人小子洒掃應對。夫子傲其爲小人。儒勿見小欲速。其不及可知。至論交。二子相質。尤明過不及。皆緣氣質用事。指其病處而解者。往往贅入中字。中者。天命人性變化不測之神。周流六虛。不可爲典要。若但于過不及之間。模擬則中亦粗淺矣。中之至者。過亦中。不及亦中。孰定過不及之間。求中便是。子莫如大舜兩端。乃用中。如顏子末由。乃擇中。中者權也。商師品在共學適道之境。尚未可與立焉。可與權。訓詁鹵莽。不察詳見。書洪範禮記中庸等篇。

自常情觀。子張定高于子夏。夫子亦謂師也。過過者實過不及者。實不及名實不可相混。聖人恐增狂者之蕩。阻愿者之進。欲使過者退。不及者奮。故曰猶不及。如由也兼人。退之求也。退進之云爾。其實舟子。輪子路一籌。如狂者進取。次于中行。狷者不爲。又次于狂。不可相揜。篇中凡與子張言較遠。大豈非狂者可進取乎。既定二子之品。始識聖人陶冶之工。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周公功德巍巍爲天子叔父。位元宰。僅受魯百里之



封且與卿大夫士庶人共之分田制祿公私有定數君十卿卿三大夫大夫倍士士倍庶人魯非周公一人有也自三桓專政作中軍三分公室三桓各一季氏盡征之仲孫取大半叔孫取半而以餘歸公昭公以後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取二仲叔各一盡征之而歸稍于公則是周公之分土盡以填權臣之溪壑記者所以謂季氏之富過於周公也其貪饕盈溢得罪祖宗攘上奪下之惡又何可言冉求以聖人之徒爲之宰已非矣苟能匡救其惡亦君子濟世之權而乃益爲苟且之法作田賦厚斂以助其貪雖負多藝之資政事之才不用之正而以黨惡故夫子謂其非吾徒者甚言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也小子衆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也攻驅斥也遠惡除害之意蓋季氏之專魯久矣季氏不悔罪則魯終不可爲夫子未嘗一日忘周公而時勢未可乘故女樂一去栖栖于外十有餘年比反而嘆吾衰其意可知矣二三子狃于世卿之爲古而筮仕權門仲弓爲宰夫子以南面諷之子路欲墮三都不濟而被讒去又使子羔夫子止之惟冉求末年爲宰黨惡害民夫子所以痛絕之也○魯哀公十一年季康子爲政用田賦冉有之謀也



康子使冉有訪于仲尼。仲尼不對。私于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布，而議其老幼。於是乎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征之；無則已之。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為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在。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季氏卒用田賦。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岸

此夫子評論四子之語。士鮮中行，善變存乎學。子羔曾子、子張、子路皆名賢也，而其質各有所偏。悟道貴

明明不足曰愚，行道貴敏，敏不足曰魯。精神貴敏，不敏則辟。辟闢同，開張也。涵養貴純，不純則喭。喭，諺同。麤俗也。子羔仁厚有餘，明睿不足，故愚。曾子篤實有餘，穎發不足，故魯。子張堂堂盛自設施，務開闊而少翕聚。子路行行率爾直前，乏禮讓而近麤俗。非聖人不能攻三子之瑕，非三子善變，何以成爲名賢乎？愚魯似不及辟，喭似大過。然學道從朴實入者深，從才氣英華合者淺。故程伯淳謂曾子竟以魯得，陸子靜謂柴參皆夫子所最屬意，而柴早卒，傳道竟屬曾子。惟其魯而篤志力行，深造所以自得。魯者堅久不



耐久則中止故魯者終有所得苟不學亦終魯耳非謂學道必貴愚魯也不然七十子中好學何以定歸知十之顏子不歸三省之曾子乎故曰易簡之謂至德勉強之謂困學及其成功一而本來殊李白云古來萬事貴天生亦名言也

高柴字子羔一作子高或作臯孔子弟子少孔子三十歲齊人或云衛人貌陋身長不盈五尺家語稱其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孔悝之難走不踰缺出不遂竇子路使之仕而曰何必讀書蓋近仁而少文者所以謂愚

魯鹵通地不生物曰鹵大盾亦曰鹵遮蔽不入之意嗻諺同俗語也通作唁弔喪曰唁喪言不文也何註作畔嗻疏作吸嗻俗云吸嗻無情亦暴厲之狀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慮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

中去聲

此章卽二子貧富借喻二子心體道以虛爲體顏子克己四勿不遷不貳漸與虛合庶近也屢每也空虛也其庶乎屢者皆未盡之辭非絕無而亦非常有也回之心殆猶回之室幾于無物可謂君子不多者矣多莫如賜未能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以人貪天所謂



不受命也。賜之學亦猶賜之富于財也。貨財也。殖生也。喻多識也。有時乎億度則亦屢中焉。如文章本卽性天賜以爲可聞。又以爲不可聞。似而非也。一貫非學識。賜以爲是。又以爲非。非而亦似也。是謂之屢中。億則不空。雖中偶爾不及。若無若虛者。自然明覺也。○屢空卽曾子所稱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莊周云心齋坐忘之類。夫子亦自謂空空無可無不可。絕四之類皆空也。空者大虛之名。唯道集虛。天地聖人所以神唯其無思無爲也。易卦坎爲險陷。惟其滿也。離爲文明。惟其虛也。滿則露。虛則藏。聖人退藏于密。此也。儒者嫌空似佛語。不知夫子語空時。佛氏安在。盜竊主人財。主人不敢取。所謂割聖道奉二氏者也。若作貧解。貧何足盡道。子路原思非不貧。夫子不知其仁。奈何貧足以目顏子乎。其庶乎屢空。作一句讀。命者於穆之神。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無言默識。乃爲受命。易云不耕獲未富也。禮云積而能散。是賜所短。告往知來。聞一知二。何異貨殖。猶後世智囊書。麓之譬。聖言溫藉。解者直遂。所以不達。億意度也。屢中偶合也。不以虛合。而以億測。多一意見。增一障蔽。所以不能清虛脫然。終爲貨殖之家而已。舊註據史。



貨殖傳謂子貢爲賈人與馬醫販脂賣漿輩同司馬遷之謬何足據乎○古本通前柴也下爲一章亦可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詳第七篇夫子屢思善人故子張以問善吉也良也不失於理爲吉不害於物爲良人之恒性也易曰繼之者善故孟子以善名性成于人而未離于天純乎天而未履諸事所謂善人也信人也須透過信一關善方實有諸已至于美大聖神則踐迹入室矣迹者學問之階前人已行之模室者美大聖神至處不踐迹自能入室者聖人也踐迹入于室者君子也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者善人也蓋得於天者未漓故不踐迹而暗合有諸已者未實故望入室而尚遠顏子未博約以前亦是不踐迹竭才以後乃入於室子曰論篤是與平聲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古本通上爲一章皆告子張語善本人性之良不可以聲音笑貌爲也子張堂堂夫子憂其以色莊論篤爲善也篤卽善有諸已所謂信也是指善也與疑辭真知允蹈方稱篤信若但言論質直遂擬爲善彼浮華之人往往爲忠信之譚焉知此論篤者其慥慥躬行之君子乎抑貌取行違爲色莊者乎莊嚴重也卽



篤意。凡詐爲忠信之言者，必飾爲莊嚴之色，不踐不入，純乎天者也。論篤色莊，純乎人者也。諺云：假金方用真金鑲，若是真金不鑲金，卽善人色莊之喻。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聞善力行，自是佳事，但聞之卽行，亦無此理。子曰：多聞擇善，闕殆慎行，行貴精詳，不在浮慕襲取也。子路率爾而問行，故夫子舉父兄以鎮其躁，然獨爲子路

言耳。在學者惟患不行，果行若子路，不常有如冉子自畫而與之言，此則反益其惰矣。故問同而夫子於冉子特愆憑之，此教學者力行常法。夫子詳以語公西華，亦申傲由求，恐前言未達也。有父兄在，言當稟命，勿徑情也。退者不前也，兼人加人一倍也。此與論師商過不及意同。

二子問同而皆不言所聞何事，聞莫若聖教。子路問強，夫子教以無道，至死不變。對夫子言志，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此皆可行者也。然親在不許友以死，親在人子不敢專財，如此之類，可不稟命乎。冉有聞顏



子不改其樂。則當悅子之道。而不當自畫。聞夫子止田賦。救季氏旅泰山。則當亟盡人臣之義。而不當自諉。如此之類。又可不亟行乎。善行不同。有父兄得主者。亦有父兄不得主者。子路好勇。子曰。君子義以為上。此何必問父兄。冉有予朋友母之粟五秉。有父兄在。亦不可直行。非謂君子正心脩身。皆須稟命父兄也。聖教兩端。言無典要。記曰。言非一端而已。各有所合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汝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從古無苟死之聖賢。惟比干死于諫。亦是半身。當世若非微子箕子存。比干亦可無死。夫子平生處多難。從容委蛇。物莫能傷。此利用安身立命之極也。慷慨殺身。非中庸之教。畏戒也。畏匡事詳第九篇。匡人之圍。既解。夫子出而顏子相失在後。夫子憂其遇患也。及至見而喜。顏子雖後。知夫子必生。故應之如此。喜其生而疑其死者。諒回不難于死也。為子在而不敢死。非為辟患而每生也。能死而不苟死。全生而非偷生。聖賢處生死之際。不傷勇。不改常。既從容。又勇決。子云。惟我與爾。此足證矣。如由求輩。勇怯過當。進退



失中故記此于由求之間韓退之以敢死作敢先非也死字有深味朱註引胡氏一種迂闊之論云夫子若死顏子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復讐甚為無稽聖人若死賊手何足為聖人夫子方自信斯文在茲匡人無如予何而世儒却擬匡人殺夫子是何等猥瑣之見春秋無天子何得有方伯此顏子閉戶深巷所不願見者今年為匡人作亂從顏子請與師明年又為衛輒拒父聽孔子告往討是必仲尼顏子為天子方伯乃可此等議論真同畫餅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會言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魯自季孫行父專政季孫意如逐昭公客死于外季氏益橫子然意如之子也習見其父所為陰蓄無君之志季路冉有以政事名賢為其家臣不能匡救而又不能去人臣大體已壞矣子然擬二子為大臣臆就夫子謀夫子所以推而遠之云異之問者謂臣大則其人必非常也會猶乃也輕之之辭時二子已為家臣故輕之有國之謂君君有公卿大夫則為大臣



有家之謂主。家有家宰有司，則爲陪臣。陪臣卽具臣也。言備臣數而已。子然妄以家比國，以臣子比君父，以陪臣比公臣，其逆志已形于言矣。故夫子隨問隨折，子然所謂大臣，以爵言。夫子所謂大臣，以道言也。道卽孟子謂大人格君心之非，仁義中正是也。得道小官亦大臣也。失道公卿亦具臣也。不可則止，道不合則致爲臣而去也。夫子嘗許二子從政爲邦，有大臣之畧，特以失身季氏，目爲具臣。賤其自處也。然則從之一語，其恣縱尤顯然。彼所慮者，惟二子。二子旣非大臣，則奔走指撝，將惟已所欲爲矣。夫二子從季

氏事，誠有之。如伐顓臾，旅太山，用田賦之類而已。及乎背天常，滅人紀，如弑君弑父，二子素聞君子之教，可保必不從。夫旣不從而以彼其才，協力討賊報君父之讐，則季氏不足圖矣。夫子立譚數語，使奸權掣肘，二子大節亦自凜然。聖言居常如和風甘雨，此章言如烈日秋霜。蓋子然驕亢鄙夫，以二子從聖人遊，私吐肝膈，柳下惠謂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得陳夫子之前。夫子若將浼已，小示含容，必至長惡。故法言正之以鈇鉞也。嗟夫，季氏四世無君矣。夫子以女樂去魯，十年不歸，至欲浮海居夷，二三子事季氏者，輒



言言解 卷二 三六  
非之若夫子之於季氏有不與共國共天下之志天  
未欲興復周公使齋志以沒千載無知者聖人亦自  
不易知也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  
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費季氏私邑其家臣陽虎侯犯公山弗狃之徒屢據  
以叛時子路仕季氏因舉子羔爲費宰賴其忠厚質  
直以安反側然以子路之果毅不能折衝費郈未墮  
而愬言已及又使其友褰裳從已有胥溺耳夫子難  
於直斥而賊之一言隱然謂事此無君之人無益又

害之也子路不達疑夫子留子羔學不肯使仕蓋柴  
愚參魯夫子所甚屬意顏子如愚而下近仁莫如柴  
雖參猶後之夫子誠欲子羔學而子路遂以仕卽學  
謂學學所未能讀書學糟梟不若仕有見在之民人  
學治民學愛衆有見在之社稷學守土學養人仁愛  
加于百姓誠敬通于鬼神卽學之實地也章句文字  
學之枝葉也何必隱居家食閉戶讀書乃謂爲學乎  
子路之對甚率爾其辭甚便給伸已之是而夫子不  
欲使子羔之意終未達敝將使學者廢學而其言似  
有理易惑人天下事率多誤于此故君子惡佞恐其



亂義也。宋王安石詆廷臣不讀書。對者云。臯夔稷契所讀何書。當時以對者言爲是。卽子路之意。蓋洪荒以前無書。自文字興。而天下義理歸文字。羲皇畫卦。堯舜作典。古聖心思所寄。舍書何由見古人。夫子考正六籍。教人博學於文。自謂好古敏求。孟子謂誦其詩。讀其書。尚友古人。聖賢未嘗一日廢書也。子路使子羔初意未及此。倉卒杜撰口給。犯夫子而其心欺。實未嘗不識讀書之爲學也。故夫子斥其佞。他日以正名爲迂。亦犯夫子而實不知。故夫子教以闕如。禮事師勿犯勿隱。隱卽欺。佞人多欺。子路行詐欺。天率

爾之弊。遂至於此。所以惡之。聖言約而寬。嚴而婉。其宰費不可之故。解者竟不理會。註或引左傳鄭子皮使尹何爲邑。曰使夫往而學焉。子產比于未能操刀使割。引以解此章之意。非也。子羔非年少未嘗學者。檀弓云。成人有兄死。不爲衰者。聞子羔將爲成宰。乃衰。是能秉禮使人畏服者也。葬妻傷人禾。申詳請償之。子羔曰。吾爲邑長於斯。買道而葬。後難繼也。此諳練明達識治體者也。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羔聞之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此周於節目者也。孔悝之亂。不輕犯難。走不踰缺。出不遂竇。其識量過子路甚遠。豈



年少不學。如尹何之比乎。初子路未從夫子時。佩豚戴雞。見儒者誦讀。則捉雞鳴豚侮之。夫子設禮誘之。乃儒服從學。何必讀書。自是習氣益見。學不可已也。夫子不欲子羔爲季氏宰。實非爲學。後亦竟不聞子羔宰費。蓋聞夫子言中止也。其宰成又何也。成孟氏邑。三桓之惡不在孟氏。孟氏猶多賢子弟。雖宰成亦非夫子使也。

費詳第六篇。○社稷詳第三篇。社五土之神。稷五穀之神。土生穀養民。無土不立。無穀不養。皆爲民祈福禦災而祀也。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

能植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登平九州。故祀以爲社。王者建邦于中門外。右設大社。配以稷。諸侯設國社。亦配以稷。王又自立社曰王社。諸侯自立社曰侯社。又于廟門屏之間設勝國之社。稷各有壇。壝春祈秋報。祭用甲日。牲用大牢。

子路會誓。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



哂矧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坑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勇風乎舞雩于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赤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道在天地間非畫餅是民物之實際也夫子本中庸立教羣賢共學莫不以斯世斯民爲分內故夫子有知爾之問而三子有爲邦之對也曾皙承問已有違志若謂夫子衰年莫用師友樂道羣居何必舍見在而遠計未來之事功及三子以兵食禮樂對皙愈覺支離故援瑟而鼓再問後起辭讓而對不過眼前時景尋常山林隱居隨分自足夫子亦爽然覺助我者故喟然嘆也曾皙胸中竟不滿三子故徐探夫子之



意而夫子仍與三子爲志。夫旣爲志，何獨哂由？非哂其志也。聖言未終，問未及，率爾徑質，侍于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禮於長者，問辭而後對。子路言語造次，氣象激昂，所謂嘑而野，不讓廢禮，故哂之。非哂其爲邦也。如以爲邦，則求言亦邦也。豈獨千乘爲邦，而五六七十里遂非邦乎？赤言宗廟會同，亦諸侯也。豈願爲小相而又別有大相乎？旣不哂二子爲邦，則哂由非以爲邦明矣。蓋士君子平居言語氣象和順，從容則臨事施爲自有次第，由之才固不可及，而由之習不可有求。赤才雖不如由，而無其率爾點之才，未嘗不如三子，而器識過之。點窮而樂善，三子達而兼善。夫子無可無不可，故皆在所與也。夫子如天空海闊，三子如鳥飛魚躍，曾皙如魚鳥之掛網羅，不受樊籠者耳。要皆不出夫子範圍內也。

四子序齒，點當次。對以其鼓瑟，聖問後及，師友接席論心，而點藐如罔聞，狂士之態也。古人鼓瑟當歌，若言不遜心，點意欲放歌其豪也。如此遇尋常師友，便當獲罪。聖人顧亟稱之，所以大也。點謂世無所需，我我何需於世？聽三子功名之言，逆耳鼓瑟，有巢父之意。季武子死，倚戶歌，大似原壤。苟無聖人陶鑄，便



流爲嵇康阮藉。故曰吾黨之狂士。不知所以裁之。此也。莫春數語。非爲流連光景。真見得君子素位一種道理。春風詠浴。與顏子陋巷箪瓢意思不殊。此際謂無一物可謂萬物皆備亦可。上下一貫顯微無間之理。形容酷似。但顏子實詣。曾替虛見。胸中客氣未融。事理未化。若融化不作。此見不與三子爭同異矣。蘇轍謂點之狂不可施于用。宜與童冠詠浴忘老而已。雖未盡是。頗中其癖。

聖人每與二三子言志。何也。學者無志。如草木無根。不可植也。志者心所願爲。而不得誘之使言。則及求而得其向往之路也。一日長。謂年有一日之長。猶吾衰之意。毋無通以用也。自言已年老不見用。以壯行望諸子也。子路年長先對。亦宜待聖言畢。問由爾何如。然後起。顧望三子。然後對。是禮讓也。由不能然。故記率爾兩字爲下文哂之。張本千乘公侯大國所謂百里之命。重任也。又攝持於大國之間。如春秋魯衛於晉楚也。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饑。言國用匱乏也。比猶待也。三年三載考績也。可使可以教化使也。有勇不避難也。且知方。又知親上死長之義。非徒勇也。方猶義也。春秋傳愛子者必教以義方。或云



韜畧戰陣之方也。哂微笑也。方，四方也。六七十里，次國也。五六十里，小國也。足民養使富也。禮樂教使中和也。俟，君子讓能也。非曰能之，亦讓也。指禮樂願學，卽志也。宗廟之事，諸侯祭祀之禮。春禘夏禴，秋嘗冬蒸也。會同，諸侯見天子之禮。周禮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者，無常期。以事來見也。衆見者，諸侯如期同至也。端，玄端禮衣。色玄而制方曰玄端。章甫，禮冠。制，亞弁冕。禮，大夫以上冕。士弁。諸侯相見贊禮者曰相。主相曰擯。賓相曰介。上擯，上介。卿爲之。承擯，紹擯。中介。末介，大夫士爲之。小相，謂大夫士言小亦讓也。瑟，似琴而多弦，希歇手也。鏗，爾餘音也。作，起立也。詳記禮讓之容，以別于率爾者也。撰，選通算也。書盤庚云：世選爾勞。詩云：選徒囂囂，皆計算也。又俗謂本無而創造曰撰。譏諷三子之辭云：異乎三子之撰，亦謂異乎夫子之問云爾。三子言志，點獨鼓瑟，旁如無人，示不同調也。承問舉止自得，狂士之度也。莫春，三月春服旣成，脫袍繭易袂衣也。冠者童子，五六七人，隨意見在，無揀擇也。浴，謂湔衣沐髮盥手，致清潔，除不祥也。卽後世脩禊，係非僕浴也。沂，魯城外水名。風，謂旣濯而風以乾之。非納涼也。舞雩，城外禱雨處。有壇墠。

也。卽後世脩禊，係非僕浴也。沂，魯城外水名。風，謂旣濯而風以乾之。非納涼也。舞雩，城外禱雨處。有壇墠。



可羣集也。雩言吁也。巫人吁嗟舞以祈雨也。詠歌也。歸返也。四子言志正莫春時著夾衣坐中有冠者旁有童子地近沂水舞雩隨意與偕無擇于境是謂安土無擇于時是謂樂天所以異乎三子之算記創造者也。若曰世不用我我生行休何必懸想不可必得之事功其言近而意遠所對出于所問故夫子聞而深有慨于其衷也。方與二三子敘列生平而點獨不願乎外世莫宗予欲不爲點所爲何可得故恍然若啟予者而歎曰吾與點也與共也。謂春風沂水童冠歌詠吾願與點同之非嘉予也。夫子若獨嘉予點謂

三子何非發問初意矣。爲國以禮卽讓讓則成禮不讓卽無禮其言不讓至末皆夫子之言。註疏得之反覆不盡正是緼藉語。朱註以唯求下爲問答索然矣。蓋不讓之非爲邦可不待問。夫子平日教二三子莫非爲邦者。況今以知我問三子以知我對其非哂爲邦而哂率爾會稽一言喻矣。何至再三。夫子重提求赤言者一以見由之才優于二子。二子所能者可謂由不能乎。一以見二子才雖不及由而器度謙讓是由所少也。蓋士君子立志固貴遠大而容貌辭氣溫恭尤爲養德之本。志不能帥氣而徑情躁妄非致遠



之器也。是以記者於由記其率爾，夫子哂之。於求赤述其謙讓之辭，於點記其雍容之度，皆以明志氣當交養，不徒言志而已。禮讓兩字，讀者宜深味。夫子與點之意，卽是哂由之意也。

朱子云：曾點胸次悠然，有上下同流，萬物各得其所之妙。未遂及此，纔著意，卽非真際。若真際者，默識忘言，無意必固我，安見功名事業之非春風沂水也？師友羣居，謫確亦復何礙？舜禹有天下，仲尼曲肱枕，正自平等，用行舍藏，所以獨與顏子。顏子雖從末由，曾點祇見得意思，以氣鬼迎合，猶是意必固我也。虛見

非真，但可謂狂耳。凡聖人教人，先行後言，未能而先言者，惟志。志皆其可能而必行者。子路才優，言大而非誇，冉有雖謙讓，要其藝亦止此。禮樂俟君子，所以悅子之道，終于自畫。有富國之才，而不文以禮樂，故用之不正，而以聚斂，皆可以驗其言之非虛也。赤也束帶立朝，亦小相之實。若使今人言志，雖所不能，亦謾言矣。

春秋穀梁傳曰：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暵，二穀不升謂饑，三穀不升謂饑，爾雅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饑，果不熟曰荒，仍饑曰薦。○哂字本作訖，笑不



壞顏曰攷通作矧禮記云笑不至矧註云齒本也大  
 笑則見矧又通作听音引相如賦听然而笑古字通  
 用多類此○冉子因子路以千乘之國見哂故自任  
 為邦六七十五六十里則千乘為百里可知孟子王  
 制所云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無疑矣  
 周禮之說不足信○周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  
 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衆  
 見曰同六者皆諸侯見天子之名鄭玄謂四方六服  
 每方各分四時輪至朝覲會同禮儀各殊皆以意鑿  
 說凡周禮名法多後人補撰非盡周公之舊也春秋

諸侯強弱相役霸者以盟會脅友邦夫子作春秋紀  
 亂而後儒以諸侯朝霸主皆為古禮紕繆尤可笑也

○古者禮衣裳通謂端又謂朝服吉事尚玄謂玄端

凶事尚素謂素端玄色黑而微赤深黑曰緇朝服之

緇衣亦即玄端也其裳或玄或素或纁或黃或雜鄭

康成云衣長二尺二寸袖廣亦二尺二寸形方故曰

端然裳用正幅為帷獨非端與又云玄衣素裳諸侯

之朝服即天子之燕服又云天子諸侯玄衣朱裳上

士玄衣玄裳中士玄衣黃裳下士玄衣雜裳皆無裾

○章甫殷冠郊特牲曰章甫殷道也夏曰母追周曰



委貌制與弁冕異。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已，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已。然則大夫士無有冠而助祭于公者矣。此云章甫為小相，是記言又不足據也。○古俗莫春三月上巳之日，臨流解衣澣濯，以除不祥，曰禊。漢魏以後，定於三月三日為脩禊之辰，盥手濯衣，示清潔耳，非禊浴也。○沂水非一，其最大者出沂水縣之艾山，此沂出尼丘山西北，東流經魯城雩門外，入于泗。雩門魯南門也。今曲阜縣魯故城南有舞雩臺，蓋既浴而遂風，其地就其近言之，尼丘山在魯城東，卽顏母所祈而生孔子者。○禱雨祭曰雩。春秋傳龍見而雩。周禮女巫，旱則舞雩。杜預云：雩言遠也，遠為百穀祈膏雨也。鄭玄云：雩，吁也。女巫，巫嗟舞也。因名其處為舞雩，有壇，墀樹木可以休息。曾皙名點，一作歲，曾參父也。子路冉有公西華俱見上篇。

論語詳解卷十一終



論語詳解卷十二

郝敬解

顏淵第十二○前篇多論弟子之行弟子莫如顏淵故次之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人身渾然天地。聒萬物爲一體。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萬物皆備曰仁。仁也者人也。人耳目口鼻四肢腹



心具卽己。己者我也。己內天真活潑。脉脉與大虛流通。發越布散。以及家國天下。親親仁民愛物。禮儀威儀。莫不有自然之天。則曰禮。仁藏諸用。禮顯諸仁。合外內之道也。故人所以肫肫而爲仁者。不越己。己所以頑然不隔而爲不仁者。亦惟有己。有己則私意錮蔽。將天地萬物體段。隔作窠臼。故氣質之負固也。如堅城。須用大師克。一朝蕩破。卽故物依然。是曰克己。復禮。禮之言履也。仁渾然中存。而外有儀。則可履。中和致。天地位。萬物育。三千三百。悉歸踐履。則爲禮。而涵藏則爲仁。仁藏己內。如果實仁藏甲內。其根幹花

葉具。但甲閉則生機不復。如形骸隔。則三千三百之用不顯。萬物一體之量。局在軀殼之內。不得與天下通。克己者。如果實墮地。震雷一發。孚甲迸裂。千枝萬葉。敷榮而出。復還舊觀矣。自己及物。高下散殊。粲然帝則流形。如萬物相見乎離。太和元氣。充滿宇宙。合爲一體。是謂復禮而爲仁。故夫一己也不克。則有我。違乎中正之禮。而局爲己。克則無我。復乎中正之禮。而化爲仁。天理人欲。本同出。有志爲仁者。但患禮爲己奪。而不得復。斯仁爲己隔。而不得通耳。然克雖不易。復亦非難。己惟我耳。苟一念清淨。卽道義門闢。一



日之間欲淨理還卽廓然物我無礙痛癢相關視人猶己愛人人親禮人人答凡有血氣孰不歸依斯人之徒孰非吾與八荒在仁育中矣豈外己而他求乎可知己雖小而併包乎天下天下雖大而隳括於己爲仁者固不可私己而外天下尤不可馳騫天下而舍己天下其枝幹也已其根莖也已卽仁之本體克己卽仁之工夫人各有己己各爲仁爲仁者爲己之仁也儻謂爲仁不由己也而由于人乎哉夫己不可人代而爲己仁豈可人代而爲仁凡事由我則易由人則難言人反己以決其機之近而易也顏子聞言

心悅遂請克復之目目條件也請其條件爲功課實地也視聽言動皆己也勿者禁止之辭易云有不善未嘗弗知知之未嘗復行克己知幾非待發而後禁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凡有視聽言動皆禮也視聽言動者禮之端親親仁民愛物中和位育達諸天下者禮之全也必視聽言動無非禮則己克而後能親親仁民愛物中和位育可致也蓋德以凝道道以行德德莫大于仁道莫大于禮禮復然後天下歸而仁全也禮記四十九篇無非爲仁之目

或曰己者何也曰身也仁體諸身禮以脩身齋明盛



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仁人心也。心本無形。以身爲郭郭。形爲心累。以禮爲範圍。故禮天子達于庶人。皆以脩身爲本。身者內外顯微合者也。與中人語。必教以防外。養內。因顯通微曰脩身。與顏子語。變爲克復全體一貫。亦非有異於脩身也。復卽易卦之復復。卽仁也。初九不遠復。子云不遠復。以脩身也。易卦履卽禮也。行曰履。初九素履往无咎。子云素履之往。獨行願也。恒人行不如願。祇爲己不克。明知邪色牽于己而視。明知淫聲牽于己而聽。言動亦然。明知當孝己以妻子忘親。明知當忠己以身家忘君。凡世上好

事就誤。皆因有己。禪家謂喉下著刀。卽克己也。能克己。則百累迎刃解。孟子謂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己克而萬物一體之量可立觀矣。或曰克己必復禮。何也。仁者慈和徧覆。發生而任自然。禮者恭敬嚴格。整飭而有品節。不自然不得爲仁。不整齊純任自然則流爲放逸。養成宴安之己。故先王以禮齊民。民有賢智。愚不肖。過不及之差。須用齊。齊則己克。如今之憲綱禮嚴。雖遇親故。必勉強屈抑。以合朝廷之禮。若任情自然。則上下垂。故禮聖人所雅言也。由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通謂禮。堯舜不過脩己以敬。以安百姓。顏



子學聖人。不過約之以禮。仁爲善之長。禮爲嘉之會。萬物至夏相見乎離。而後生意滿足。故周禮以禮屬春官。亦仁意也。解者謂顏子之學直捷。惟克己。已克禮自復。一日天下不落階級。如此則懸空無實地。與佛說無我相清淨大法身相似。見性卽成佛。更不觀會通以行典禮。如是則言天下之動而可惡。言天下之蹟而可亂矣。是生煩惱蘊陰。惟不知以禮脩身。無君臣父子夫婦。敗常亂俗而不可用。邪正之大分也。或曰。禮言復何也。曰。禮在天地間。雖品節森嚴而高下散殊。皆自然之體。序曰天序。秩曰天秩。天者自然也。大而發育峻極。小而三千三百。視聽言動莫匪天則。孟子謂天下之故。利而不鑿。行所無事者也。克己者。疏其滯。撤其蔽。還其故。以合天。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是以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故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非人力創造而強世。故曰。復也。或曰。禮亦繁矣。一日何能卽復。曰。一日天下者。甚言其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所謂德之流行。速于置郵而傳命。易云。介于石。不俟終日。子云。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此也。量包乎天下。而幾存乎已。取必于天下。終身未易企。



取必于克己。一日可豁然。一日者先難之終。天下者後獲之始。顏子擇乎中庸。得一善拳拳服膺。至於三月不違。則天下歸仁之日矣。佛氏以頓覺爲上。所以荒誕無實。聖學由己達天下。而以禮爲實地。大人舉禮官天地。宰萬物。制羣動。人已兼成。萬物得所。而後天下歸仁。是禮復之日。堯舜功成之日。夫子七十從心之日。顏子雖從末由之日也。惟反求諸己。而不由人。所以謂之一日。而天下非如佛氏頓悟之說也。或曰。顏子克己。與原思克伐何如。曰。顏子心體空明。念起卽覺。覺卽化。其言克者。恭己無爲。而折衝萬里。知

幾如石。不遠之復。故曰仁也。原思怨慾已萌。而力制不行。其克伐如石壓草。如捫漏舟。艱難強持。故曰可謂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或曰。四勿與子絕四何如。曰。勿之爲字。象旗通作物。周禮雜帛爲物。所以指麾三軍。使進止也。顏子功未離下學。以志帥五官。故曰勿。聖人舒卷無心。不用節制。而四體從心。意必固我。斷落無遺。是曰絕也。然請事斯語。自是塵累輕。而奏功易。若他人聞四勿。覺耳目塗塞。手足桎梏。豈能欣欣從事。非禮勿視聽言動。卽克己也。視聽言動以禮。卽復禮也。請目請事。仁以爲己任。卽爲仁由己也。惟顏



子能之

三才居中惟人。人惟己。己者我也。克己者。勿我也。意必固總成我。勿意勿必勿固總成無我。無我卽同天。同天卽萬物一體。卽仁也。仁與己非二。公私大小之分。克與不克耳。惟仁者能破除形骸。然無禮則克後必爲釋老之荒宕。王何之清談。嵇阮之任放。與世教無管攝。猶之人而不仁。如禮何者也。故禮者。聖教之實地。聖人所以主靜立人極。定之以中正仁義也。顏子聞言請目。已知偏上非仁。視聽言動實地也。下學而上達也。克去己。旣與世不相隔閼。復還禮。又與世

相檢押。所以高明中庸。廣大精微。洋洋優優。成爲仁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申明克己所以爲仁。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申明爲仁所以由于克己。爲仁由己之己。卽是克己之己。仁者人也。人者己也。其克復而仁。由此己。其不克復而不仁。亦由此己。聖狂同己。存乎善變。佛氏謂色身卽法身。心迷法華轉。心淨轉法華。蹈襲此意。朱子謂克己之己。與由己之己。不同。若作人物相對之己。與克己之己。目不似非也。克己正以克其不與人通之己也。人已通卽是仁。試從視聽言動。非禮時省己如何。此血肉爲壘。聲色臭味爲



障人已隔越。痿痺不通。不仁可知。又從視聽言動。勿非禮時。省己如何。此德性為主。聰明肅艾爲用。億兆一體。痛癢相關。仁可知。惟其人已不通。所以克己。何謂不相似。

此章聖賢傳心之要。言無枝葉。顏子所問者。仁之大全。克己復禮四字。本體工夫。一言蔽之矣。爲仁舉成。功言四勿。非空寂也。理不離事。但勿非禮。不勿視聽。言動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卽脩己以安百姓。篤恭平天下。所以天下歸仁也。四勿在他人。必枯槁。顏子自然森發。克己在他人。

必矯強。顏子自然易簡。一日天下在他人。必疑阻。顏子自然會通。克復爲仁。在他人。必墮空虛。在顏子。知有事目。故此章之說。非顏子不得聞。

不曰視聽言動以禮。而必曰勿非禮。乃所以爲克也。便是直截易簡工夫。人本一片虛靈。大虛生人。全付予一大虛。萬物皆備。祇緣有我。賺誤自有自失。亦惟自克自復而已。更不勞分外添補。禮者聖人雅言。學者隨身規矩。欲仁惟復。此欲復。此惟勿非禮。勿非禮。便已克。便禮復。便是仁。直與顏子搔除乾淨。不帶一毫蕪蔓。不由旁門直入。下章語。仲弓便費周折矣。



耳目口體四者神明之用。便是神明之賊。如水以載舟。卽以覆舟。存乎操之有方。所以爲克己也。心不能離五官自爲心。故爲仁。不曰心而曰視聽言動。害心者五官也。聖人雅言不詭。而義理精切。二氏蹈襲爲五蘊。六入十八界。黃庭內外。景百神。千奇萬怪。不出四勿之內。

視與見異。聽與聞異。見聞無心。視聽有意。四者相因。始于見色。見則聞聲。聞聲則與言。與言則邪動作。已遂成而不可克矣。故道書云。機在目。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不視自不聽。不入耳自不出口。不欲言。自不欲

行

不敏請事。此事原不在敏。顏子如愚。所以非禮之來。如山岳不可撼。仲弓不敏。自是氣質敦重。非但泛然謙辭。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仁者無時忘敬。一出門卽宜莊嚴。人情惟見大賓則敬。常如見大賓可焉。仁者無時忘誠。至于使民。尤相感通。人情惟大祭則誠。常如奉大祭可焉。出門敬。他



言言言角 卷三 九  
處可知矣。使民誠，他人可知矣。非出門不宜誠也。誠而不敬，或疎于容止。故脩己者，敬爲急。非使民不宜敬也。敬而不誠，不信于人心。故與人者，誠爲急。敬主儼恪，誠主惻怛。脩己用人，各有攸當也。見賓使民，皆心上功夫。欲惡施受，則推己及物。強恕之事，家邦無怨。得之行，恕多而誠敬爲本。誠敬則忠，忠則恕。未有驕泰詐僞，能推己及人者。脩諸己，必誠敬。施諸人，猶已如此，則在我無營牟計較，而怨尤之根不生。在人無爭競嫉妬，而怨仇之隙不起。坦蕩居易，無入不得。仁者安土樂天，惟此。蓋仁通天下爲心，而怨爲之荆。

棘公生樂，私生怨。有怨則出入俯仰無往，非長戚之境。君子所以貴悅樂不愠也。故曰：仁者不憂，正己而無求於人，則無怨。非但人不怨我耳。佛氏煩惱卽怨。朱註謂因人自考，迂矣。怨與惡異。君子不能必人無惡，能必人無怨。士雖有道人，或作惡苟非害人，人不怨之。怨者仇也。仇之而無可若何，故怨。司馬遷曰：怨毒之於人，甚矣。故聖人不教人遠惡，常教人遠怨。由此以論，怨豈自考之物乎？

主敬存誠，行恕遠怨。語雖逐項工夫，圓融非零星雜施也。問仁同，而與顏子語渾淪不可端倪，與仲弓語



綿綿密密。語上語下之分也。顏子知幾聞一盡解。仲弓木訥。次第方知。顏子屢空。人我障輕。一克已便與人通。故曰天下歸仁。仲弓木訥。推勘于人已間。方能同人。故曰家邦無怨。講事雖同。難易畧分。要之主敬存誠。行恕亦已。克禮復矣。家邦無怨。亦天下歸仁矣。成功一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去聲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仁者其言也訥。此語下而兼上也。司馬牛疑而再告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此但語下耳。聖人教人機緣不投。卽不强聒。與子貢言貧富。與回孰愈。末局相似。凡人放言。非但因孟浪見理愈明。其辨愈騁。此緣于無養。凡立誠自不妄言。始多言則喪志。言寡則神存。人心放先從口洩。聖人常教人謹言。非獨爲顧行耳。仁者淵默而雷聲。闇然而日章。當理直氣壯。懸河欲吐時。自然從容停蓄。有含宏靜密之思。天定神間。所謂吉人之辭寡。顏子如愚。無言默識方能及此。故曰仁者也。夫子因司馬牛有兄弟之難。而性躁多言。故教之以此。此四勿之一也。善學者舉一會通。而牛不達。且少之。可見其心麤氣浮。不能訥言之病根也。不



憤悻則不復姑就言上解釋其疑爲之卽爲仁也言  
之卽言仁也爲仁難則言仁安敢易此權宜分疏未  
便是仁者訥言之心亦非申明訥言之盡仁也仁者  
言訥非獨以行難訥言亦未遂盡仁司馬牛之疑亦  
未爲非但不能因言以究仁者之心而徒執訥言以  
盡爲仁之事非知仁者也故難與深言仁而但卽言  
顧行之理曉之論其至如春秋無毀譽聖人訥言之  
大者曰我欲托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此爲之難言  
之所以訥憂天下萬世仁莫大焉論語二十篇字字  
蘊藉見聖言之訥如莊周瞿曇氏便是言不訥

晉嵇康從孫登學三年不言郭文舉亦不言禪家謂  
三十年不說話佛也奈何不得此二氏偏枯之學而  
其爲訥言養心同也如雷發聲陽氣洩會須有時如  
鐘鼓不待叩自鳴則爲妖人心恬靜不妄動自然含  
默不妄言故惟仁者言行爲一恒人以言行爲二謂  
不行但言何妨仁者視妄言便是妄行言之所及比  
行更遠天下不見君子之行而皆聞君子之言不當  
行而行但誤已不當言而言併誤人所以言比行尤  
急不但憂行不顧耳夫子祗因司馬牛處患難戒以  
訥言未遂及此而平日倦倦教人謹言定以此



說文訛頓也頓躓難言也通作認从言忍聲刃在心  
上有吞刃刺腸之意操心之一端與顏子言渾全與  
仲弓言詳悉與司馬牛言畧舉一隅而已

司馬牛名耕或云名犁向魍之弟出宋桓公後故為  
桓氏世官司馬又為司馬氏魍兄弟五人宋景公嬖  
魍魯哀公十四年魍之寵害于公公將討之魍先謀  
公公攻桓氏魍入于曹以叛公使其兄向巢伐之不  
克魍奔衛巢奔魯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魍奔  
齊牛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  
陳成子亦召之卒于魯郭門外阮氏弟子解云牛為

人性躁好言語見兄弟行惡憂之故夫子教以訛嘿  
而牛竟奔走死于道路故聖言為著蔡也南容三復  
白圭故嘿足以容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  
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救夫何憂何懼

前章訛言因問仁而教以舍容此章不憂懼因問君  
子而教以寬和處兄弟之難仁人君子用心當如此  
即是學問實際也世上無浮躁之仁人亦無煩惱之  
君子孔顏樂處惟不憂憂者愁苦無聊之情懼者倉  
皇失措之狀憂在事前懼在臨事不憂懼便素位而



行悅樂不愠正已不怨故曰君子司馬牛少之以不  
憂懼可強持耳不知君子不憂懼由心上自得孟子  
謂浩然之氣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平日所行  
合義內自檢點無招覺取咎之端外患之來於我何  
損雖處橫逆正是存心之地不愧天不作人雖憂何  
憂雖懼何懼上章訥言其旨微牛未達故淺釋之此  
章不憂懼其旨切牛又未達故直釋之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無子夏曰商聞之矣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  
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聖賢當死生貧賤富貴之交動稱天命天命何物乎  
有心乎無心乎栽者培之傾者覆之非無心也盈虛  
消息屈伸自然非有心也非有心則不可以規避非  
無心則不可以倖徼樂天知命者惟自盡而已恭敬  
乃弭患之道事天爲立命之本能視四海爲兄弟則  
天可回而命可疑矣有失卽不是敬無禮卽不成恭  
恭以敬爲本敬主于內恭見乎外四海本非兄弟子  
夏故爲同人之說猶乾父坤母民吾同胞之意盡道  
則疏者可親失道則親者亦疏致規諷之義寬寡助  
之憂云爾解者拘拘然以親疏差等爲辨左矣



言言言解 卷三 一四  
向魑叛其君。又欲殺孔子。惡亦稔矣。其弟子顏子車  
同惡。故牛憂已無兄弟。夫兄弟雖不才。猶之兄弟也。  
周公不以管蔡不仁而歌常棣。曰。凡今之人。莫如兄  
弟。此仁人君子必恭敬止之心。記者記牛之言。以見  
其不能訥而有愧于仁。內多憂懼而有疚于君子也。  
然子夏能寬友之憂。而及其子死。哭至喪明。樂天知  
命不憂。是以難耳。

博物志云。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七戎六  
蠻九夷八狄皆近海。總謂之四海。或云四海通謂之  
裨海外有大瀛海環之。爲百谷王東海南海。今中國  
邊境易窮。漢史東道極於黑齒國。南道極於烏弋山  
離國。烏弋山離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行可百餘日。  
至條支國。臨西海。又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入處  
云于闐水。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河源出  
焉。康居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其西北可二千里。有  
奄蔡國。臨大澤無涯。蓋北海也。此天地之極際矣。餘  
詳第十八篇。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素不行焉。可謂明  
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子張務高遠。而問明。猶問十世可知。意不在近。而在



遠也。夫子告之，卽告由誨汝知之之意，使反求而無蔽于心也。蓋堂堂之士，或高視於千里之外，而闊畧於眉睫之間，浸潤之譖，膚受之愬，目前至近，而險於丘山者也。于此能虚心詳審，則姦險之計不得行，而蔽撤于至近，卽明燭于至遠，豈必求諸遠乎？凡人明不見遠，皆近蔽之耳。

浸潤，膚受四字，便照徹小人肝膽。譖，譖他人事，不干已。急則人疑，間言冷語，使人不覺如水之潤物，漸浸以入也。愬，訴自己事。緩則不能動人，須猛然激烈，如肌膚受刺，痛楚迫切，也不行。謂彼計不得行也。二者

常售欺于愚暗之人，而吾精鑒足以照之，故謂之明。常觸發于褊急之衷，而吾寬洪足以容之，故謂之遠。遠卽明之不蔽于近者耳。如牆撤牖開，坐見郊坰，任微言危言，急投緩投，安靜不動，所以見遠。

譖，毀也。旁入曰譖。譖者簪也。如簪之著物也。愬，與訴同。訟也。易曰：履虎尾，愬愬，哀控之狀。二者皆讒言。從古蔽明莫如讒，以百口百心之奸巧。塗兩耳，兩目之聰明，自非曠然遠覽，焉能無動。司馬攸箴曰：勿曰父子不間，昔有江充，勿曰至親，匪惑或容。潘崇諛言亂真，譖潤離親，驪姬之讒，晉侯疑申，抱朴子云：漸漬之



久則膠漆解堅浸潤之至則骨肉垂析塵羽之積則沈舟折軸三至之言則市虎以成詩所以歎采苓采葛書所以憂巧言讒說也故明哲莫如辨讒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上聲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首三事太平全盛之業帝王為政之經分田制里不奪農時則食足矣無事而耕散處為民有事而戰連合為兵簡之以時教之以方則兵足矣平日上之恩義淪浹于下下之心志聯屬乎上凡此供租賦執干

戈者皆終事效死之民則信之矣然斯三者道德功利并存王者以此致經濟霸者亦以此圖富強聖人自謂軍旅未學而其論政乃以兵先信子貢通達知道德功利當有辨乃設為必不得已之問一不得已先去兵再不得已寧去食去猶言少也非故欲去之事窮急寧少一件耳少食則必死而仗信猶足以立乃知天命人心之樞機與生死存亡之斷案超然在功利富強之外王道霸術所以分也

兵食足而民信此無事時就現成言政之大全也非一驟并致須先制田里定軍賦然後興教化兵食足



謂公私兼足也。府庫充而民亦飽煖，量口從從而田無加賦。如是則上下一體，君民一心，信乃可保。信者親上事長之實心，在有食有兵之日，無忠信之心，遇無食無兵之秋，必有爭奪之患。故信為要，子貢以信後食與兵，此富強之政耳。儻食兵不足而信可少乎？故以三者緩急次第探之，而後知信之果重也。蓋兵去食存，民卽是兵，猶可相守，此不必申說。至食去則死必矣，所以可去者，謂死本人之常，而有信則有所植立，不立則無憑藉，無顧忌，將子棄其父，臣棄其君，土崩瓦解，復何能立？所以勢窮獨信可仗，寧無食而死，不背信而生。如唐張巡許遠以睢陽孤城抗強虜，援絕力窮，是去兵也。至羅雀掘鼠而食，是去食也。士卒竟無一人叛者，是終不去信也。以此而死，有餘烈焉。然則為君者固不可以無食，無兵之民責其信，當先民而謀所以生為民者，尤不可以饑餓窮困之苦，忘其君當全信而思所以死，則各盡之道矣。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廓猶犬羊之鞞。

棘子成衛大夫蓋老莊之流也。君子謂貴而在上者，



與後進禮樂之君子正同質。謂朴畧文。謂物采而已矣者。決然盡絕之辭。何以爲者。憤世嫉俗之意。言王公大人。惟取簡朴。何用文采。此洪荒之風。偏諛之說。夫質有文。如形體有衣冠也。有形體而無衣冠。則披髮裸跣。無異禽獸。故有父子不可無家法。有君臣不可無朝常。有秩敘。然後親疏辨。有等級。然後貴賤分。質之有文。先王所以明微。別嫌也。子成徒知矯世俗之奢。而強君子以無文。其流敝爲佛老之滅倫。爲許行之并耕。爲嵇阮之任放。裂冠毀冕。敗常亂俗。自此始。夫天下何可一日無君子乎。如子成之說。君子是

同君子于小人耳。說君子。猶云論君子也。士論爲名教之樞機。附耳之語。流聞千里。言出於舌。如善離弦。雖有駟馬輕車。追何能及。今斷然以文爲不可有。而要之文。決不可無。可說不可行。其必有悔。質猶文。文猶質。卽子成之說。而譏其混同無別也。曰何以文爲。則當文者無文。何別于質。曰質而已矣。則當質者亦以皆質。自同于文。使朝廷猶草莽。草莽猶朝廷。上下不分。貴賤無等。王公大人。何異于僕隸。廝養乎。虎豹。兪文也。犬羊。兪質也。三猶字緊相遞。勿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朴隨。無文。犬羊



之質也。虎豹殊於犬羊者，唯以皮有文也。今虎豹去毛，徒皮則鞣而已。熟皮曰鞣，有質無文。雖虎豹何異犬羊乎？此名分等級所辨。如子之說，何其嫌疑不分。使君子至於此極也，言不可不慎。故曰：可惜。朱註謂子成之言有君子之意，非也。解猶質二句，謂文質相等，不可相無。與下二句不協。上猶字與下猶字作兩樣，猶文也。下補盡去其文等語，謂子貢言無輕重，非也。註疏近之。子成之言，僻。子貢持論甚正。棘姓之後，為棗氏。文从束，束音刺。棗木重喬，低者為棘。棘小棗名。○虎孕七月而生，故首尾長七尺。其毛

文斑，豹似虎，其文圓如錢。豹一名程，列子云：程生馬。註云：豹也。○虎者，金行。參伐之精，虎出有時。猶龍見有期，陰物冬出，陽蟲夏出。參伐以冬出，心尾以夏見。參伐則虎星，心尾則龍象也。○埤雅云：虎能畫地，卜食行以爪拆地，觀奇偶而行。今人畫地觀奇偶，謂虎卜。○虎皮曰皐比。春秋傳：魯公子偃蒙皐比先犯宋師。註：虎皮也。樂記：武王克商，倒載干戈，包以虎皮。曰建橐。橐，皐通。皐，陶之。皐通作咎。咎與橐通。詩云：載橐弓矢，比讀皮。五行家謂土氣比和。皐比，猶橐皮。因武王以虎皮橐藏兵器，後遂謂虎皮為皐比。取偃武崇



文意講師以爲坐席。宋張子厚聞二程講學，勇撤臯比。卽此。○犬詳第二篇，羊詳第三篇。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庸君論事，苟且目前，聖賢謀國，常懷遠慮。哀公時，三桓專魯，賦稅不入公家，加以年饑，十二年十三年皆蝨，連年伐邾，有齊難，經費不支，問於有若，意欲加賦于民，以救然眉之急。有若請行徹法，徹通也。周人法古井田，什一而稅，取君民相通之義，而爲徹，卽古助

法也。自宣公朝，什一之外，又履畝稅一，是什取二也。故哀公謂什二，吾猶不足，今欲什一，是反少也。曰：吾不足，謂不足獨在君耳。君曰：吾不足，民亦曰：吾不足。上下各自爲不足，是君與民離也。豈一體之誼？是時魯國分崩，三家富埒周公，而公室孤貧，不能收公祿於強臣之手，徒剝膏脂于旣瘠之民，危道也。故以恤民之說動之，使收拾人心，則公室自張，蓋君所與共國者，惟民。苟民與君一體，雖強臣割據，豈能抗共戴之主？卽魯事更張之會矣。足與不足，宜與百姓通，豈可徒謂君不足而遺民乎？百姓四語，正是徹法本訓。



孟子云。徹者。徹也。徹者。通也。與則通。誰與則不通。公私一體。休戚相關。易剝之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孤陽在上。岌岌危矣。聖人所以爲之計。不過此。哀公近憂。而有若遠慮。爲救公室。非爲救荒而已。及季孫以田賦。使冉有訪于夫子。夫子不對。私于冉有曰。季孫欲行而法。有周公之典在。夫子所謂周公之典。卽有若所謂徹也。有若言似夫子。益信矣。

周人之徹。卽殷人之井地。但授田有七十畝百畝之異。以古今尺有長短也。殷人雖井地。地不可井。亦必用貢。此定然之理。孟子教滕井。而云國中使自賦。卽徹法也。地可井。則方里而井。八家各私百畝。同養公田。以公田之獲。納公稅。不復稅其私田。若地不可井。則依井之法。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照數授民田。使自輸。什一于公。皆助法爲主。而因地權宜用貢。以輔助之所不通耳。法均賦輕。遠邇一體。公私相通。故名爲徹。先儒據孟子云。請野九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遂謂鄉遂專用貢。十夫有溝。都鄙專用助。八家同井。周禮大國三鄉三遂。國中地頗廣。豈無一二可井者。而皆用貢。都鄙亦有林麓險阻。紆曲不可井者。而皆用助。失化裁之宜。所以三代而下。



井田終不可行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主忠信者，操持堅定，神不外馳，念念勿自欺，則根本固矣。由此應務，見義必為，不敢懷安天理所在，萬變隨宜，不憚轉徙，根深而枝葉愈茂，基厚而層累漸高。日新月盛，何德不崇乎？人心之惑，由于偏公，則生明，虛則生白，不公不虛，生于愛憎。愛憎二者，中距則顛，倒昏迷，愛其人惟恐不生，惡其人惟恐不死，夫生死

命也，非人所能為。既以己意欲其生，又以己意欲其死，造化本無私，人情多乖僻，惑莫大于不知天命。于人實無加損，于己適足見異。詩云：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言人鄙吝者，實不足以致富，祇以見異，異怪也。卽惑意，苟能平心應物，勿作好惡，何惑之有。

忠信自是堂堂者所少，欲惡譎張，亦是堂堂之病。聖人視生死如晝夜，恒情于二者最難破，又以愛憎行之，愈見迷惑。智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善惡朝夕可改，而生死一定不移，豈可以人之生死行吾之愛憎乎？若但云愛欲生，如子願親存之類，不為惑。今



其所愛如驕子嬖妾輩死而猶欲其生也。但云惡欲死如討叛誅寇之類。不爲惑。今其所惡如孤臣孽子輩。未死而欲其死也。然此猶是兩人。一欲生。一欲死。情之偏也。至于一人之身。有時愛之。有時惡之。而忽欲其生。忽欲其死。喜怒無常。恩怨反覆。於是乎有陰謀隱慝。傾危變詐之事。無所不至矣。豈不惑之甚哉。仁者愛人。非不好生。而理數分明。豈私愛可長保。至于死者。雖或可惡。而哀矜未忘。豈以人死爲樂。況人各有心。我所愛。未必衆愛。我所惡。未必衆惡。天命荀定。人所好。天未必生。人所惡。天未必死。今欲以私滅

公以人力奪造物。豈若虚心以游。乘大化之自然乎。智者行所無事。其必無是矣。引詩以見人情可異。程子謂當在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下章有齊景公問政。疑錯入在此。然義未爲不協也。

惑重欲其死一邊。好生乃惻隱之心。聖言自分曉。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皆因景公所不足而言。然萬世治平之經。無過此上四字。名也。下四字。實也。八字縱



橫開合。各有至理。謂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可也。謂君君。則臣自臣。父父則子自子。亦可也。謂臣當君其君。君當臣其臣。子當父其父。父當子其子。亦可也。蓋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此天下之大分也。

齊崔杼弑君莊公而立莊公之異母弟杵臼。是為景公。遂相之。及崔杼滅晏嬰為政。齊國稍振。而景公晚年好兵多內嬖。大夫田氏強。田乞以厚施悅民謀竊齊。景公知之。晏子言之。公弗能正也。庶子五人皆未立。將死而以所愛少子荼託于國。夏高張是為安孺子。田乞弑孺子立悼公。田乞死。鮑牧又弑悼公。齊人立簡公。田乞之子田恒為政。又弑簡公而立平公。田氏遂有齊國過半。三傳其孫田和遷其君于海上。姜祚遂亡。是不君不臣。不父不子。自景公始也。聖言若燭照矣。記者并錄景公言于後。見其悅而不繹。從而不改。此齊所以亡也。粟祿也。

君尊也。字尹聲。从口出令。會意也。或云君羣也。羣下所歸也。臣牽也。牽于君也。字象屈服之形。又臣堅也。勵志堅固也。又男子之賤。稱詩云并其臣僕。左傳男為人臣。女為人妾。又惶恐曰主臣。主擊也。臣服也。言



擊厥惶恐也。○父甫也。始生者也。或云父矩也。法度  
 教率其子也。古字作𠄎。从又象形。以右手指事也。又  
 右手也。詩云室人入又。古又字作𠄎。象右手指事也。又  
 形。故父字从又。子者十一月夜半陽氣所起也。人承  
 陽。故以為稱。於文併足為子。象子在襁褓中併足之  
 形。又子孳也。孳孳無已也。又慈也。中庸云子庶民樂  
 記云易直子良皆慈意。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落

此章卽所謂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之意。片言  
 無多言也。折判也。獄訟獄也。爭質曰訟。論刑曰獄。多

言亂聽。莫如訟獄。終日盈庭。聽而不決。子路剛果。更  
 無狐疑。單辭片語。直枉立判。此豈躡嚚猥瑣者所能  
 辦。記者因記子路平日有諾立踐聞之斯行其果也  
 如此。所以片言折獄也。且未及忠信明允人信服處  
 蓋子路聽訟者耳。非使民無訟者也。下章以無訟承  
 之。記者意自分曉。朱子謂忠信明決言出而人信服  
 則無訟之道矣。

宿猶畱也。諾者承任之辭。無宿諾卽聞斯行之也。本  
 與折獄無涉。記者記其生平果決。所以折獄片言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言言言解 卷之三 三十一  
此承上章見聽訟不足貴無訟爲難也唐虞三代之民未嘗無訟在上所以使之曰使無所以矯好聽者之失虞芮質成讓畔而返卽是使之無訟曰乎者不敢必之辭見其難也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存主曰居施爲曰行兩之字指政存主不難于忠而難于恒故曰無倦作事不難于敏而難于誠故曰以忠兩者皆要而居爲政本倦爲病根人若不倦自然精進倦則厭煩苦難必至苟且枝梧雖忠難久故無倦爲行先也學亦惟悅樂不倦倦與不忠皆堂堂者

之病皆生于不誠心不誠而矜奮于意氣故有時倦鋪張于文爲故行不忠惟誠不息惟誠無僞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詳雍也篇多君子二字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君子之心欲天下同爲君子小人之心欲天下同爲小人君子成人其心思懇切善巧方便無論平常勸誨卽其人十分佳爭一分玷缺便不全到此更加護惜十分不佳爭一分悔悟猶不盡廢到此尚思保全苟夾持得一善人贊相得一善事無所不用其情苟



拔濟得一不善人解釋得一不善事亦無所不用其情緣君子本有美而無惡遇美如時雨化生不將順不得遇惡如洪爐著雪不消煞不得小人有惡而無美故與君子相反兩言切透君子小人肺腸邢昺云君子嘉善而矜不能又復仁恕故成人美不成人惡小人嫉賢樂禍故反是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率以正孰敢不正

條教曰政方齊曰正人皆知政為政而不知政所以名者正也正已而物正者也正人不先正已是表曲而求影直不可得矣帥猶主也康子為上卿執國政而身親為不忠不孝何以端百揆率羣下乎夫子諷規數語明切簡直凡為天下國家之主未有易此者誰能無政而以正政者鮮矣曰孰敢者德威惟畏之辭即所謂有恥且格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此章論弭盜之源革心之化欲者盜之種也有欲則思得不得則竊貴賤不同其情本一君子有欲不得而竊于國小人有欲不得而竊于家凡攘非其有曰



竊竊皆盜也。苟誠也，真切之辭。言真是子心所不欲之物，而賞子使竊，必不肯爲矣。蓋不欲則自不肯爲穿窬，無穿窬之心，民所同也。存乎上教養之失，養則凍餒切身，不教則飢渴害志。禁民不欲，不可得矣。故弭盜之方，在使民不欲而已。故曰：衣食足而後知禮義，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然不曰無欲，而曰不欲，何也？非聖人誰能無欲，能以理制欲，斯可矣。此因季氏竊魯，康子奪適而諷規之。舊解上不貪，則民不竊，恐未可幾也。上廉而下貪者，容有之矣。聖人必無迂闊之言。○若從舊解，欲主

在上者言竊主，民言蓋好利本同情。君子萌于念爲欲，小人發于事爲盜。上之所欲者，卽是下之所盜者也。欲者盜之媒，上者下之的。上有欲，必得，可以無竊。下有欲而不得，惟有竊耳。非真君子，未能無欲。非極小人不，不至爲盜。而轉移之機，存乎上。上旣不欲，則自無橫征，而民可使富有教化，而民知廉恥。故雖賞之爲盜，亦恥不爲。況又有以禁之乎。上行下效，上好下甚，故無欲爲化導之本。而至于賞之不竊，則教化大行矣。何盜之足患乎。

按康子爲政，在夫子自衛反魯之後。是時夫子年已



七十爲國大老。康子新進，故篇中與季康子言多切直。夫子自謂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固其德邵，亦其齒尊爾。○賞盜之事，從古無之。左傳魯襄公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叛歸魯，季孫宿納之，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于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對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不能庶其竊邑于邾以來，子以姬氏妻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之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輿馬，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紇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一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下之所歸也。上所不爲之，是以加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何禁乎？按季孫宿，季康子高祖，魯事壞于季氏，聖言蓋指此。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無道謂不循理，就有道謂驅民使向道也。聖人於無



道之人哀矜之耳。言殺便與聖心違。康子執國之柄。造命由已。何必用殺。勝殘莫如善。善者不忍之良。上以善感。則導之卽行動。之卽化矣。蓋上操政權。有風動之勢。以下承上。有草偃之機。雖有勁草。豈能抗風行之力。雖有無道。不忍悖善教之君。如云殺爾。民不畏死。若何激之。人所同得曰德。卽善也。小人與君子皆有之。偃仰也。

善者從容漸摩。慈和汎愛之心。欲善民善。猶言衣冠可以化強暴也。若以強暴行之。民愚而衆。亦以強暴應之矣。善卽是仁。仁爲元善。體仁足以長人。爲美里。爲安宅。故曰善。惟善足以服人。究其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是也。康子淫刑作威。夫子教以善。如燎方揚。而洒之以清泉也。天道雷霆霜雪。皆是殺機。唯風之入物。至柔而微。故易卦巽爲風。巽順也。治至大順而極。

草百卉也。字本作艸。象叢生之形。江淮之間曰蘇。關西曰草。南楚江湘之間曰莽。木植三百六十。松爲長。草植三百六十。著爲長。凡草木倒生。禽獸橫生。惟人順生。故草木無知。禽獸有知。而不全。人無不知。草木一麥之細。一核之微。香色花葉。相傳而生。千載不變。



蓋根幹有生死而其神未嘗死也安可謂之無知乎  
○風詳第十篇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  
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  
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  
聞在家必聞

達通也與塞反子張問達求利達也夫子欲得其病  
狀而後藥之子張承問以聞對其症見矣故分別教  
之達者由此達于彼已為主聞者自彼聞于此人爲

主達如水盈科而後進聞如風送響而無端誠僞之  
別也達之根本在質直而其好義察言觀色慮下人  
皆成此質直也聞之病痛在色取仁而其行違居不  
疑皆成此色取也士浮靡變詐之習勝則根本虧故  
質直爲先然木慙者或少圓通其質野而其直絞與  
世齟齬必心悅乎義凡事順理因時制宜所爲質直  
者又通方也然猶未敢自以爲是視天下人無一可  
上視已無一可以先人人已之精神不可見而人與  
我相接之言色可見察其言之應違觀其色之向背  
務使彼我神情融洽一體無二而我之念慮隱微中



言言言解 卷十一 三十一  
真有虛已下人之心。非謙讓之僞貌。如此乃爲忠厚。樂易之君子。非骯髒任情。自託于質直者也。又非同人眉睫。以求親媚于世者也。所以在家在邦。無不通達。利有攸往矣。若夫求聞之術。不過一假假者。色取仁而已。仁本在內。而以色取。則是在外。不由內也。內外分爲兩。稽之行事。全與心違。由外之鋪張太甚。故內之填補不足。空虛怯餒焉。得不疑。而彼欲欺人。必先欺已。誓然自是。無復有觀察下人之慮。故人惑于其色。取之似。又見其自信之決。在邦在家。亦必有稱述之者矣。然其去達甚遠。此子張所蔽與所不足也。

### 故藥之

好義從天真入。無適無莫。而生機疊疊。自不容不察。言觀色。自不容不慮。以下人。卽日用倫物間。每自覺虧欠。文王望道。孔子不厭。豈曰不疑。色取仁。從矯強入。但粧演瞞過。卽休。何暇自疑。一片荆棘城府。豈肯下人。與君子冲虛和平之度。自相友。察言觀色。處卽是慮。下人察人言色時。卽已之言色。溫恭可知。人已交暢和氣流通。夫子溫良恭儉讓是也。居之不疑。小人欺世巧術。硬執不慙沮。方能動人。疑猶昏禮婦疑。立于席西之疑。不正相向曰疑。居不疑者。旁如無人。



倨傲之狀。孟子謂鄉原自以爲是，皆用此術。

聖人處世不貴剛強，故鄉原襲其似以亂中行。鄉原不可爲，而世儒遂以剛直爲士氣，又非也。此章所謂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者也。達好義聞取仁，義主嚴毅，故質直者好之，仁主慈和，故巧令者取之。好義由中出而慮以下人，義內而仁亦內也。取仁由外入而居之不疑，仁假而義亦假也。意自互備。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舞雩，祀天禱雨之處，有壇場，下卽壇下。樊遲好近鬼神，因事天而問崇德，因禳災而問脩慝，因鬼神而問辨惑。夫子善之以三事皆心也。直心曰德，匿心曰慝，或心曰惑。夫子各本諸心教之。崇德者，專心致志爲所當爲，勿算功計效，苟念分則事不專，而中輟。如方行孝，卽欲成孝子，則孝終不成，但專心爲子所當爲之事，初不知己之爲孝，則孝道久自崇矣。凡學問皆然是謂崇德。慝者，惡之匿于心也。私欲盤踞，根于習氣，緣于情識，無始以來病根，卒然難拔，須如攻敵之猛，其流注細微難辨，須如攻器之精，苟神明少弛，檢



點或疎卽暗長不覺何暇更指摘他人似此專一乃  
爲脩慝人心靜則覺虛則靈血氣憤作則神明昏憤  
偶然小忿輒轟騰暴起天君失主性命不顧以至殞  
身喪家禍延所生豈有不共之仇何至於此惑莫大  
乎是辨惑者懲忿而已此與告子張愛憎之偏皆氣  
壹之蔽志也忿字从心分聲怒字奴聲分者引之去  
奴者失其主故迷心莫如忿怒顏子不遷怒所以知  
幾家語子云匹夫不怒無以亡其身可不戒哉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  
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向也吾見

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  
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此章言治天下之道智以行仁而已孟子云智者無  
不知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急親賢之爲務仁之  
親賢卽智之當務也夫子告樊遲愛人爲仁又告以  
知人爲智仁智皆以人言之能愛又能知智至卽仁  
至未有不哲而能惠不能官人而能安民者也樊遲  
未達非不達愛人之仁也未達知人之智耳當愛者  
人當知者又人其用明精別處恐其有妨于合愛之



量也。故夫子以舉錯化枉解之。而遲所疑在知。謂夫子舉錯之說。專言智耳。於用愛之道。終似未廣。退而問子夏。子夏不意遲兼問仁。祇覺此言非專為知發者。引舜與湯之事解之。語及不仁者遠。遲始悟化枉為直。而仁在其中矣。蓋仁智大德也。舉錯大權也。是帝王用人立政之本。虞書臯陶謨云。在知人在安民。禹曰。知人安民。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夫子之言。蓋本諸此。故子夏引舜舉臯陶明之。

仁曰愛人。智曰知人。愛與知在心。而人在天下。天下不離吾心。吾心通諸天下。人已感應動變。合外內之道。道固無有大于仁智者矣。帝王化成天下。不外此。子夏所以歎其富也。能使枉直。非但激勸。激勸其小者。帝王憂世。為天下得人。治水播穀。勞來匡直。得賢輔理。以致天地平成。四方風動。所以為仁。包括甚大。宜樊遲未解也。樊遲祇見得分人。以財教人。以善之仁。故疑知人。防愛人。舉錯化枉。只疑是智邊事耳。臯陶為士。伊尹為阿衡。皆有舉錯之責。臯謨陳九德。伊訓列三風十愆。皆舉錯之事故。能化枉為直。周公



言言言解 卷三 三十一  
作立政告成王亦惟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克知宅  
俊乃無誤于庶獄二帝三王爲君皐陶伊尹周公爲  
相舉無易此道者子夏聞言卽解所以深于典謨而  
稱文學之士也

湯之於伊尹學焉後臣商廷固無如伊尹者舜五臣  
皆聖而獨言皐陶皐陶爲士古典獄必以士獄官曰  
士曰理虞廷士而理惟皐陶故禹所推遜亦惟皐陶  
讀皐陶謨而其人可知初禹欲禪位皐陶而先卒故  
薦益于天益卽皐陶子也

湯子姓契之十四代孫名履稱天乙者商家世系之  
號也湯則當時臣民號之也湯之言蕩也諡法除殘  
去虐曰湯或云湯者攘也攘除不軌也湯壽百歲踐  
祚十三年則伐殷年八十有七矣

皐陶一作咎繇少昊之裔其父大業取少典氏女生  
陶于曲阜偃地賜姓偃舜以爲士典獄封于皐曰皐  
陶其後裔封于英六春秋魯文公五年楚滅六滅蓼  
臧文仲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註云皐陶字庭堅或  
云非也皐陶少昊之後庭堅高辛氏之子六皐陶後  
蓼庭堅後也蓋皐陶後有舒蓼與蓼異舒蓼偃姓蓼  
姬姓宣公八年舒蓼始滅荀子云皐陶之狀色如削



瓜淮南子云。臯陶瘖而為大理。其裔世為理官。逃難伊墟。為李氏。是老聃之祖也。故後世謂理為李云。伊尹名摯。有莘氏女得嬰兒于空桑之地。居伊水之上。因以伊為氏。長耕于有莘之野。樂道不仕。湯使人三聘。至以為宰。尹即宰也。論素王九主之事。湯尊以阿衡。阿倚也。衡平也。言倚之以為平也。相湯伐夏。遂有天下。壽百有二十歲。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同師曰。朋。同志曰。友。朋疏而多。友親而少。于文二。又相順為友。古又作弓象手。有佐佑之意。所謂莫逆也。

友有大過。必推赤告語。猶恐言直而不入。須善巧開導。令樂從。蓋忠告易而又善道難。情懇則語直。少視他人。事不切己。誰肯多方委曲。此實有相關至情。乃能如此。宜無不見可者矣。苟其人猶不可。是自暴自棄。怙終不悛者。不宜強聒。止焉可矣。蓋在我已無不竭之忠。無不盡之情。而猶不止。非但言數取辱。彼過大行虧。與之為友。能無傷乎。止猶事君不可則止之。止絕交也。至是始絕交。乃見善友。蓋友非泛也。

道義相期。肝膽相許。利害榮



辱相關。德業相成。過失相規。乃稱友。至是所相期許者。皆不行。故不得。不止。今人所謂友。勢利酒食。面是背非。朝秦暮越。原不可稱友。臨事安得有忠告善道。原不以正合。何待不可乃止。此答問之意。在言外。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聖門之學。求仁而已。以文會友者。將資友以輔仁也。文謂古訓也。以文卽博文也。輔仁卽約禮也。孟子云。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羣居終日。無非爲講道肄業。而所以講道肄業者。又非資辨博而已。將以開發吾茅塞之心。充養生生不息之良輔。翼吾仁耳。

爲仁由己。而觀摩薰陶。常賴良友。天機以有所鼓舞。而後暢。義理有所商量。而日新。中人之性。必借夾持。蓬生麻中。則不扶自直。孤陋寡聞。而能進德脩業者。未之有也。以子夏之賢。而歎離羣索居。聖人亦以朋來爲樂。況其下者乎。故曰。朋友第二我也。

論語詳解卷十二終







